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松泉集卷十九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傳

晉江陳學士傳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召晉江陳公青陽吳文簡公長洲何公赴

熱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修長洲故先進

而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洲
先卒明年冬遘　國恤
世宗憲皇帝以
几筵祭告諸大篇鋪陳
功德嚴重其事掌院懼不稱
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嵇文敏公三作進
上覽未竟號慟不自勝自是眷遇公益渥一日中
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冊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辦每奏

一篇未嘗不歎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鄉試事竣擢中允歷侍讀侍講學士薦三月一徙官四年正月擢掌詹事充講官侍起居注其年秋典浙江試得請就近歸里時八閩洊饑已有旨庀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為桑梓請命有司懼公且入告騰章謂公過里門御八騶假鎮帥鼓吹炫耀閭里且倡浮言煽惑觀聽冀罝公重譴

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檢討且命以家財備賑公產不踰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然有司以是知天子洞悉八閩饑狀賑不敢後期困以蘇久之復除國子監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士即日命教習庶吉士會夙疾益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月卒於京邸明年文簡亦卒二公殁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公者

今上皇帝撰

泰陵聖德神功碑慨然有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生碩儒不必盡遇遇矣其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撰述被

顧遇遭逢可謂盛矣公名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先世自安溪徙晉江祖洪圖明天啟丁卯舉人歷掌龍巖詔安建寧三儒學父遷鶴康熙乙丑進士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三過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十歲通星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選拔入太學癸酉順

天舉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始成進士公之初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覃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算窮極底蘊故所得益邃長洲負重名遊安溪公之門無與抗衡者獨以公為畏友公在熱河與文簡同寓予時館徐尚書所文簡數相招劇談公亦一見傾洽比入詞館閒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為點定弗少吝或出示已作虛懷商榷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予文貞好人改已作但肯為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雅量

此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余於文字用力久每脫稿未嘗不思公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為國子師及同教習為諸生講授體裁指要懇懇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凡數過迄病丹黄不去手公文淳潔雅馴得力於唐人為多他所著星算諸書皆藏於家公子五人謁余傳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

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為予言應奉文字淺深輕重間不可失銖黍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揮斤斲輪正非寓

言唯精思而深造者知之耳相國衡定館閣文數舉公為後進最由是觀之公之受知兩朝豈偶然哉余獨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具次其事云

吳隱君傳代

休寧有隱君子曰吳君培菴諱有磐字鴻于先世遷自浮梁至元間有名珍者始定居于邑西四十里曰山背族姓繁衍君之祖曰雲蛟父曰時熇時熇倜儻豪邁年

三十五而歿君甫三歲耳母汪撫之有成奮發自立善事祖父母祖父母皆篤愛之及壯遊錢塘姑蘇齊魯間出入數年感危疾歸病中讀方書得攝生之要病良已乃業醫以養母旌德譚先生者善治目疾君往從受學執弟子禮惟謹躬賤役不辭未一載盡其術又患小兒醫多悞人乃就學同邑葉君日夕覃思未一載復盡其術由是君醫名動遠近屨相屬户外無貧富延致者即昏夜必赴十里而近者不乘肩輿製藥劑不假手僮僕

藥奏效則深以為喜即危險不治歸則洛嗟歎息博求古人成法思所以拯之者百方嘗有病目者就治君家貧而躁君時其飲食多方娛之旬月間霍然去當發怒時人皆不堪君處之怡然即去弗謝不以介意其生平用心如此君美鬚髯善氣迎人望而知為長者信義髙鄉里為人排難知者服其誠即不知者亦不之怨內行淳備醫所入不以營產獨汲汲卜宅兆為事葬其祖父母父母如禮嫡母汪養病外家卒而權厝其地距其家

數十里君請諸其母得合葬其父之域人以謂非獨君能盡孝也乃其母亦知大義也於戲是可以知所本矣君之子廷鈁謁予文予與君同祖延州來既悉君生平嘉廷鈁之意而為之傳

贊曰嘗讀前史扁鵲倉公華佗之屬其藝至於通神史家復張而大之後之作者務神竒其説以相尚余獨以為藝之神者不可至可至者其心耳隱君仁心為質所全活不可勝計雖不自以為神要其心追古人而上之

孔子所謂恒其德者隱君其近之歟

魯孝婦傳

孝婦姓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亭女也嫁同邑魯君旋長子縣學生宗鎬宗鎬家故貧孝婦黽勉事舅姑得甘旨必先以進觧己衣衣其姑斥己裝以資遣其夫之妹嫁時物蕩盡人為之不堪孝婦無纖毫苦難意戚黨某挾訟來求貸宗鎬謝不能則恚甚孝婦曰若情急耳勿與校檢衣襦質白金四笏畀之其人欣然去或

以重賄求宗鎬為關説勢家孝婦勸勿受宗鎬曰我度
是無關利害耳孝婦曰世上不義事皆從無關利害處
做起奈何以貿故隳素行宗鎬感悟謝不與聞其舅聞
之謂宗鎬曰兒婦真若嚴師矣戊申六月宗鎬感疾幾
殆閱兩月始愈孝婦晝夜侍湯藥遂以勞瘁致疾是年
十有二月丙申殁得年三十一女生九歳名學班孝婦
體弱素多病顧強自搘拄不以貽舅姑憂已不食猶力
疾執爨其舅課生徒讀書過午夜孝婦亦坐候具茶餌

不就寢其殁也舅之及門士為痛哭失聲中表兄子姚虞士喪之若親叔母其賢能感人如此姑有胃疾間數月輒發常以哭子故加劇孝婦身不去牀第酷暑汗下如雨不敢揮扇以袂拭面衣裾沾浹日夜為姑撫摩稍間為誦彈詞稗史以解姑痛姑矍然曰有婦若此吾何用哭殤子以重吾婦憂自是疾大愈比孝婦歿姑疾作痛苦輒長號曰吾媳若在此時不離牀右救我矣聞者皆為之流涕云

贊曰傳婦人者多稱道節烈可喜之事以為人所難能顧人於家庭日用閒不盡其道者多矣容忍含怒内傷厥心甚者詬誶隨之嗚呼庸行之難能以視夫一節可喜者為尤難也孝婦既歿其舅述孝婦内行縷縷數千百言不啻不能盡其婦之孝道者余以其舅言為可信故敘為傳是獨不可謂難能者歟舅又稱其善詩工屬對能為設色花鳥死之日預知時刻是不足為孝婦重故不著於篇

邵孺人傳

孺人姓邵氏商州人明山西布政使可立女嫁兵部侍郎經略遼東雒南薛公國用子匡倫崇正十六年十月流賊李自成陷潼關蹂華陰渭雒震動匡倫奉孺人避之商州賊陷商州執孺人使㸑孺人罵曰狗賊我大家女名門婦肯為爾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愈益罵斷舌寸磔之考之州志是月十五日乙亥事也時孺人年若干

今皇上御極之元年

制誥天下建祠學官左右祀諸忠孝之士及節婦烈女應祀法者於是雒南諸生以孺人死節狀上有司聞於朝得祠祀如令嗚呼患難倉猝時人之不能自免者多矣夫苟不知義之有重於生則不能舍其生故慷慨就義者必其素知義能守者也余修明史見舊稿所書列女數倍前史然當流賊毒禍天下死義者不知凡幾欲備書之不可勝書也夫史之為教因人以立義而已著

死義而凡死于義者可概而知縣貢父之赴敵不著於春秋葢不待具其事著其名而義已見也孺人死於勝國之季歷數十年而大節顯暴歆享俎豆　國家激勸之典行焉雖史不書不為闕事矣孺人之夫之兄之孫韞謁余為孺人傳述孺人事舅姑相夫子婦道甚備余於孺人之死信其能知義其他内行葢無待具述云

贊曰前史書罵賊死者衆矣率當時名臣孺人以弱女子能之何其壯也覽勝國諸舊聞士大夫或隱忍從賊

求緩死須臾卒裂腦折脛以死嗚呼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書事

書田贈公事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畀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為賊毋寧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

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攖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于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歳兄之孤年五歳及郊猝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父而啼擕以歸俱免于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

此子死是死伯氏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顧諸公勿復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踰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為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愼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為文表

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行狀

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諱品佳字清臣號青城世居江南徽州之休寧先世徙自婺源再遷而至今所居里曰上溪口自府君而上八世祖諱齊壽百歲賜章服子諱昱饒州訓導封戶部主事子諱垍嘉靖甲辰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司

參議崇祀名宦鄉賢參議公仲子諱欽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是為府君高祖考曾祖考諱泗諭萬歷庚戌進士起家漳浦知縣調福清召為御史巡按江西終太僕寺少卿崇祀名宦祖考諱咸和太學生考諱恒然妣戴孺人府君於次居三年十二而戴孺人即世逾小祥又遭先大考之喪哀毀如成人稍長發憤自樹立常自傷不逮力養追慕感愴每遇諱辰雖客地必素服齋居竟日歲時薦享拜墓雖老未嘗不躬親也少嘗依於

外曾祖戴公舅祖業中落歸故里而外曾祖留葬西湖府君歲往展墓瞻拜踟躕及家居時或不孝等過錢塘必命往省視語及輒欷歔痛先大妣之蚤世也事兩世父友愛篤至伯父長府君九年白首相對怡怡無閒仲父母先卒府君親相地營葬事撫兄妹有恩府君性樂易坦白不設城府而臨事一斷以義遇所不可人不能奪曾大考妣權厝未葬府君謀於諸伯叔父祔葬太僕公先塋久之不孝暨從兄弟輩數不得志于有司或言

是於葬法不利府君曰吾葬祖父耳遑為子孫規利哉先大考妣之卜葬也旁近地無葬焉者府君曰葬而使他人不安者不可以安吾親岀于他人無不利吾親於是乎安矣陰陽拘忌何足計哉其不惑於世俗如此舅祖有遺業在毘陵府君為之經理同邑金主事黙齋先先昆仲以鹾業引府君自助所出入動數百千簿籍井井前後數十年無錙銖潤已槖於貧富死生之際始終持一意同事數十輩無少長皆服府君長者與人交謙

和誠摯有謀必為之盡遇故人子意尤厚所與遊多當代名公鉅人在毘陵時若許侍御青嶼周侍郎蓉湖陳舍人椒峯胡山人芋莊邵上舍子湘及方外湘雨禪師輩數往還倡和後與王吏部蒻林秦孝廉龍光尤莫逆晚歲家居則從族父老徜徉巷陌間臨溪眺山瀹茗焚香談笑竟日不倦至郡邑長吏終歲不得見府君面未嘗以一刺事造請里黨中有事就質杜門弗與通惟以禮義訓飭子弟言動悉合矩度嘗曰居鄉當令後進有

所則儆不可以阿曲博長厚名唾面自乾事非中道推此一念將何所不可故生平律己甚嚴子弟不檢者望見府君輒避匿去然府君素和易初不以聲色加人也自奉清約一歲中茹蔬之日居大半一羅幗四十年垢敝不忍易不孝等間以為請府君曰是吾素所安也治家纖悉俱有程度隻字粒米不棄于地御僮僕嚴而有恩因事教督俾有所成就即謝去無不感激流涕者博覽史傳喜吟詩嘗病瘍呻吟牀簣閒猶手唐詩一編不

置所録老杜五七言詩兩巨帙皆客途舟次筆也晚輯明文會心録序略曰余不幸蚤失怙恃致廢學經生業又為饑驅奔走兩浙三吳閒幾五十年然篷窗旅舍未甞一日廢書每覽先民髙隱遺蹟心焉慕之向有出塵想冀欲為五嶽之遊而為婚嫁所牽斯志未遂歲戊戌始歸故里将作終老計甫及一年先妻溘逝傷悼之餘無以自遣因流覽前明諸名人文集取其適得於吾心者録之得文若干篇釐為十二卷其中為逸民畸士敘

事傳神者十之六七而闕於典故沿革制作源流者十之三四是亦可以見余之初志云爾不孝等出就外傅督課甚嚴不孝由敦十一二歲時即攜至毘陵遊學後讀書里中數命郵寄所作制藝評其當否而加訓勉焉蝶園徐公開府浙江設敷文書院督學家岵懷先生牒高等諸生就書院肄業不孝由敦名在牒中府君戒不孝曰英材輻聚可以增長學識然惟謙謹乃能集益慎毋以競心啟嫉怨也不孝鼎金就今大理卿黎公幕再

歷三楚府君數馳書誡勉雍正癸卯秋不孝由敦被薦

舉纂修明史引

見乾清宮蒙

恩命充纂修官府君寄書曰曩戊午開局吾宗與者四

人汝淺學繼諸公後且以諸生得瞻仰

天顏尤為殊遇其努力自効及不孝幸掇甲科入翰林

每閒月輒得府君手書必以勤職業報　國恩為勗丁

未冬奉

命署日講起居注官府君馳諭曰汝授職甫數月超越常資簪毫　講幄宜何以圖報先是乙巳春不孝請迎養府君至維揚語不孝鼎金曰此吾三十年前舊遊地不意今復至此顧筋力衰矣不任車馬勞寄語而兄努力修職毋以老人為念明年府君年七十不孝思得請假歸省府君復馳書不許八月初猶得府君六月廿四日手書稱康强無恙詞語字跡如平時甫匝月而哀訃至矣嗚呼痛哉府君體素羸勞苦蚤衰而精勤弗自安

逸重以骨肉多故先妣見背後仲弟長妹先後又歿又殤兩幼孫府君盡然神傷祖宅迫隘夏暑樓居失衛生之宜又不信方藥以七月初屬疾尋小愈望後患泄瀉中夜數十起稍餌復朮神氣益困倦八月朔寢劇遂却藥物不御命治棺指揮身後事𠀤不孝元芝八月四日家信至以聞訃後三日而顧言則弗能詳也嗚呼當不孝等幼時府君多客遊日比府君里居不孝等又多遠遊不孝由敦遊京師前後十餘年僅兩歸覲不孝鼎金

往來京師吳楚或三四年一歸近亦數月葢自稍有知識以來未嘗得竟一歲朝夕侍奉易簀之日惟不孝元芝一人在側不孝等湯藥不及嘗含飯不及視嗚呼終天之痛未有酷于不孝兄弟者也府君生順治十七年庚子五月十八日未時終雍正六年戊申八月初九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九先娶前妣朱孺人繼娶先妣龔孺人朱孺人同邑諱嘉祚公女年十七歸府君歸八年而卒無所出府君少有酒失朱孺人泣涕以諫府君自是

持酒戒甚堅數十年不御桮杓晚歲餌鹿角膠間飲一兩甌終身不復沾醉龔故毘陵名族外祖考諱雲楊公前嚴杭道僉事君端公從子孺人年十六歸府君性慈婉知大義事府君造次必以禮病革時府君就視猶欠伸欲起力憊不支乃泣下曰吾不能起也不孝由敦八歲即隨業師鈕公附學他氏經月一再歸十歲後從府君至毘陵經年客千里外孺人無幾微姑息意仲弟貢金出嗣伯父伯妣遇之嚴人疑孺人以己所生故不能

無望或勸孺人稍自言為緩程督孺人曰子患不教不患過嚴笑謝之生平無疾言遽色待妯娌如已姊妹待朱孺人外家如已父母待子婦姪女如已子女先府君十年卒子四人長不孝由敦雍正二年　殿試二甲第一名

賜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編修署　日講起居注充

大清一統志明史纂修官娶查氏知縣諱廷璋公女次不孝貢金出嗣伯父娶戴氏諱儒紳公女前卒次不孝

鼎金娶金氏太學生諱鍾秀公女次不孝元芝娶金氏誥授中憲大夫主事加五級諱石論公女女二人長適州同知楊諱楷正公子諱祖前卒次未字孫女四人不孝由敦出者二不孝鼎金不孝元芝出者各一皆幼未字不孝由敦哀荒瞶瞀匍匐就道旋奉旨給假五月治喪謹就塗次略述梗概昏迷失次詞不能文伏冀大人先生哀而賜之誄銘不孝等感且不朽

巽谿弟行略

胞弟諱鼎金字凝之號巽谿世居徽州府休寧縣之西
鄉上谿口先曾祖考太學生蓮台府君先祖考耐菴府
君先考太學生青城府君前妣朱夫人先妣龔夫人自
先考而上至先曾祖考俱
皇贈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自先妣
而上至先曾祖妣俱
皇贈夫人先大夫繼娶龔夫人時僑居毘陵由敦及仲
弟貢金與弟並舉自毘陵逮弟周晬後始同挈歸故里

弟賦資開頴十歲徧誦五經落筆已能成章然自年十三應童子試至年十九不遇明年先慈見背踰歲奉嚴命入都輦下鉅公一見目為大器適長汀黎大廷尉典學三楚延為上客一切藉其佽助幕中諸君莫不推重而文場耆宿若徐壇長侍講儲六雅編修偶遊湘沅間皆折輩行願交其為名流所傾倒如此識者謂一日千里在指顧間而由敦方讀中秘書禄入不能有餘菽水之承藉弟為左右手幕府三年旋復南北奔馳閱五載

而先嚴又見背矣服闋就太學應京兆試不利歸安吳
牧園學使稔知長汀黎公巡察楚中曾再招至幕下深
悉衡湘風土得湖南差即約以行事竣歸而鍵戶於村
居之東種慧僧舍者二年戊午始舉於浙闈已未春官
下第復就武林張星指太僕湖北學幕又三年壬戌成
進士是科由敦奉
命典試弟以迴避卷取中榜後復
命

上垂問曾任幕事與否由敦具對三佐學政一勦巡察

及銓部循例引

見不置詞館而授縣令者以嫺於幕事宜民牧也弟既

拜分發廣東之

命即出都門赴粵始至委監糶者二月攝翁源篆再月

大吏器其材試知廣州府三水縣事未朞實授邑當省

會要津使者旁午胥役每奔命不遑弟成算先具處以

鎮定既無廢事以餘暇重葺鳳岡書院延師督課所成

就甚衆督撫奏牘有端謹幹練文教興而奸宄戢之語聞者以為不誣云調繁涖新安沿海要區從容整頓不忍以蠻獠鄙夷其民建文岡書院課期親定甲乙以風勵之案無滯牘催科平恕慈祥之戴輸將恐後緣報最三棠紀録歴年久而理劇裕如自甲子至庚午一入文闈三入武闈得文武士劉璜陳紀瑞賴斌全黄壯畧等三十九人上而兩府下逮監司方以卓越超羣擬優擢不意其遽嬰疾而溘逝也弟天性純至遭先大夫之變

以不及視含殮哀毀骨力篤於友愛不少懈胸無城府以真摯感人故賢豪納交傾蓋如舊相識就傅以後晨夕不釋卷遂短於視然校讐書籍蠅頭小楷筆畫不苟文具大家風格詩長於五言自幼習勞應童子試時同仲弟貢金自里門負囊箧走二百四十里抵旌陽足繭不自惜壬戌赴粤至吳門得疾稍痊即命駕長驅治官文書久而忘疲不肯少休息坐客既無可假手者而四弟元芝嘗一至衙署未久即令歸捪門户謂水陸數千

里程幸無僕僕往來也由是精力衰耗不自覺又平時脾土傷濕濱海潮熱之區非攝生所宜故初患手足痿痺而終以痰喘不起也素甘淡泊無長物通籍後尤以素絲自勵官七年而貧益甚歿之日囊槖蕭然幾無以為殮制府可齋陳公廉得其實賵恤備至旅櫬歸鄉皆資同官力也余聞粵中人來言而尤為惻然傷懷者也嗚呼余同氣六人仲弟貢金及楊氏妹早逝朱氏妹于歸十年相繼即世弟少余八歲自總角以來藹然相親

無間然三四十年中未嘗得竟歲聚首今又先我而長往也豈不痛哉弟生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丑時終于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五十有二先娶金氏瑺溪太學生諱鍾秀公女續娶程氏祖籍歙縣岑山今寓南海諱可昌公女子三長承淳聘湖村歲貢生朱名岐瓚公孫女太學生名渭公女次承泳出嗣仲弟貢金為後聘城北州同知程名鏕公女三承漳聘古林　誥授資政大夫布政使司叅政道加

三級黃諱治安公孫女　誥授中憲大夫廣東廣州府分防佛山總捕同知加三級名興禮公女女一適板橋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楊名祚新公子郡庠生健齡嗚呼弟一生行誼不可泯没承淳等孤稚末由縷述爰就所記憶略存梗概以備當代立言者之採擇

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簡吳公神道碑

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初九日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

青陽吳公卒於位於時
天子震悼遣散秩大臣率侍衛奠茶酒命寮屬弔奠郊
送歸途所過有司兵弁護視其喪
賜祭葬如制謚曰文簡惟公以老學宿望遭逢
聖朝起自縫掖即以詩翰受
知晚始策名躋顯仕典領文章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
食稽古之報為時宗工烏可以無銘按狀公諱襄字七
雲號懸水江南池州府青陽縣人五世祖諱某以子貴

贈兵科給事中高祖諱某歲貢生以子貴贈儒林郎曾祖諱某太學生祖諱某庠生考諱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頴異讀書目數行下比長博綜載籍工詩古文尤精制舉業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稱大江南名諸生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學使者以朔漠蕩平賦課士公立就千言典贍工麗使者擊節稱國士隨選拔入成均長洲韓公為大司成負人倫鑒獨契賞公康熙乙酉

聖祖南巡諸生獻賦

屬車者召試

行在所公名在一等

命撫臣給帑金資送入都奉

旨分校歷代詩餘書竣澤州陳文貞公薦協纂他書無何丁太夫人憂服闋北上以書成敘勞當得縣令去先

達多以館閣失人為惜會

萬壽特開

恩科公投牒就試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公年五十有四矣乙未散館授編修戊戌充會試同考官教習留京進士又分教庶吉士己亥入直　武英殿辛丑四月特召赴熱河偕長洲何義門晉江陳對初兩學士同撰擬文字悉稱

上旨壬寅正月

賜廷臣年六十以上者宴公年六十有二欣與　盛典獻詩紀其事是年冬

聖祖賓天奉
世宗憲皇帝命撰擬祭告
几筵諸大篇公自以詞臣受
知眷哀慟深至於齋次和淚濡墨曲體
聖天子大孝攀慕至意每奏一篇未嘗不嗚咽感動謂
能道意中事自是被
眷遇渥雍正元年
命入直南書房尋授左中允陞侍講提督順天學政時

復設　日講起居注官　　例不列名
上特以授公公初涖學政距鄉試僅一月公先期繕稿以待比受印立檄行試事始不誤四府拔貢前學臣未及咨部部議持不便錄科公曰即不選拔諸生庸不得與試耶請仍以生員入闈
恩詔廣額部限一年考畢公疏請未科試者隨試增加已試者於歲試補行他若加八旗廩增及旦字號皆一體廣額視事四載正文體敦實學自以先正大家開導

諸生腐陋為之一洗所至留心民瘼敬陳畿南水利請設勸農使奏入並蒙

俞可甲辰陞侍講學士乙巳轉侍讀學士丙午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辛亥遷禮部右侍郎

長白山為　本朝發祥地載在祀典遣官不能至幸望祀寧古塔將軍請于版山建享殿公引舜典禮望祭山川之文叅宋明壇側建設齋廳之制宜改享殿名為望祭

詔如所議各省條陳學校有不便輒換事理駁奏諸所援據具得體要癸丑會試知貢舉剔清夙弊規條寛簡士子便之四月晉禮部尚書冬奉
命兼攝都察院左都御史乙卯元旦慶賀公以七十以上大臣在　乾清門行禮卒之日入賀産麟上瑞承顧問以禪理叩擊公奏對圓通無碍晝漏遺數刻始退既退猶過同年友邸舍追叙疇昔言笑盡歡抵暮返寓與公子語夜分不休已忽倦若假寐者寤而索茗氣息

頓微遂口授遺疏書竟端坐以逝比秋而
憲皇帝鼎成上賓矣公所居在九華山下九華有老僧
行素高為贈公所敬禮公之誕也候門僕恍惚見老僧
者杖錫入後堂日加酉公生比入山訪老僧則先一日
圓寂矣嗚呼佛氏來去因縁之義或疑其誕若公者則
又何説公性淳厚樂易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
欵語移日見者忘為達官鉅人汲引後進孜孜不倦奬
賞多所成就著述詩古文不下百卷應制之作典雅純

正詞林中事有資討論者率以屬公先是充
三朝國史治河方略詩經集説彚纂纂修官及爲大僚
充　國史明史八旗志書諸館副總裁分撰　國朝賢
良傳兩充　殿試讀卷官雍正元年　賜第一區白鏹
四百兩
御書堂額曰老成端諒舉朝謂公足當之不愧其他
賜予御書書籍及珍器衣裘食物不勝紀享年七十有
五嗚呼清名榮仕耆壽令終史冊所紀如公者詎多覯

哉公元配陳氏明工部主事諱明晰曾孫女諱元會女誥贈宜人待贈一品夫人賢德懿淑稱於門内早卒公不再娶至老不畜侍妾子三人長慶旂庠生先公兩月卒次慶祺康熙庚子舉人次兆雯康熙庚子舉人雍正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女二人皆適名族孫四人某乾隆戊午舉人孫女六人公卒之幾年卜葬于某阡由敦為諸生初來京師無一人知者惟公一見以斯文相許及與季君同館選於後進中荷公知契尤厚公薨而季

君以神道之石屬銘由敦遜謝不敢當歷十餘年不已
乃敢敘述梗概揭諸　賜塋公鬚眉談笑尚髣髴遇毫
楮閒後之論儒臣宿德者其有所考云銘曰
蓮華九子秀挺嶙峋延陵世胄篤生偉人文成慧業金
粟前身甘泉奏賦名震雲津秘閣簪毫承明校理萬軸
濃香麝煤官紙供奉西清迴翔金卮鐵輔提衡星明太
史迺登講筵迺晉春官山龍黼黻色正芒寒名高燕許
望峻歐韓既長秩宗兼領臺端晝接頻仍便蕃

渥眷甲第南金文羅寶扇老成端亮

賜來深殿豈羨昔賢金蓮歸院番番黃髮耈碩鴻儒夔

龍事業炳耀六符倏騎箕尾雲路誰須

鼎成龍馭公殆先驅公在東垣棟梁是寄公返碧霄士

林掩淚禮備哀榮豐碑贔屭協吉幽宮流光奕世

松泉集卷十九

松泉集卷二十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說　雜說

史裁蠡說

史法必先體例體例不明筆削無據攷之前史史記漢書南北史梁陳二書則世學相傳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北齊北魏諸書則成於一手或稟承前規或包羅全局

文隨法立義例自符至唐撰晉書則萃集羣賢分任纂錄於是先命敬播創為凡例此如行師之有節制營室之有規模後代官書必宜取則者也但成書具在例議不傳惟元史卷端粗陳梗槩亦云畧矣開局之日總裁先生首以先定凡例為言誠得修史要領且命各擬凡例呈覽示欲博採衆長務求盡善由敦學識譾陋謬參編校之役謹就蒙浅所及條舉一二以備採擇非敢云例也敬陳末議而已故行文亦不敢直作凡例體云

一史家自尚書春秋而下必以班馬為宗然高不可躋難於津逮新唐書謹嚴詳整義例可循後有作者正不必祧歐宋而祖遷固也至於時代遷流文體殊别五季六朝多崇雕繢新書列傳頗尚新奇識者均無取焉質而不俚子長之家風贍而不穢孟堅之遺軌以此為的庶幾雅裁

一採擇諸書之法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者卓不可易矣然此就夫事之無可疑者言之也其有一事互見

彼此異辭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斷竊謂宜斷諸立言之人與所處之地其人而賢者必不茍譽毀於人地切近則見聞真確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賢者心術偏私好惡乖異陰挾翰墨以刺人之短長變亂黒白眩惑聰明者有之又地居疎遠但採風聞並未覈實有如秦人之談越俗雖娓娓不已要非親歴此其可信者或寡矣大抵列朝事迹宜以實録為主而博攷諸書以證之葢實録雖有曲筆必不至如野史之鑿空無稽

也好事者專信野史更不參攷實録未可盡從一史漢以來本紀言事並載新唐書則但詳事實約舉大綱最為嚴簡求其義例則徐無黨所云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五者盡之此歐陽公自命為竊取春秋之義者也夫制誥策命多出代言梁陳諸書載之累牘不盡固為無識然都俞吁咈之辭槩置弗録亦有未安惟因人因事而發者各歸之志傳無取冗贅庶兩得之

一歷代書志體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累朝因革之故俱宜備載俾讀者得所攷信後世可為鑒觀故寧詳毋畧顧若宋志之條分件列漫無剪裁史才奚稱焉新唐書志詳贍整齊可以為法

一史遷年表蓋取諸歷譜牒之學陳范以下缺而不講劉知幾遂謂煩費無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不知表與紀傳相為出入昔人謂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

書而舉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見之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廬陵復班馬之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為列傳頗苦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矣

一世家一體史記五代史而外他無傳焉顧有明魏定成英諸國或絕或續與有明相終始典禁衛督京營類

用勲舊大臣其關繫安危視諸藩之虛名列土不得有為者相去逕庭目以世家良不誣也傳中敘嗣爵世數有開國一傳累述而迄於明亡者名為列傳實具世家之體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傳歟或疑七雄十國皆跨有土地割據方隅徐李鄧湯未聞啟宇與此殊異不知田完孔子位止陪臣酇絳平陽身末之國史公義例本寬至於南唐閩蜀又與戰國不同世家之稱不嫌相襲今若援陳涉錢鏐之例而進張士誠陳友諒為

世家則為多事乃若中山岐陽之胄家分典瑞之榮朝無酎金之罰爰及苗裔國以永存非世家而何如以唐書宋史無此一體為疑則唐讓世襲見房元齡傳故英衛子孫齒於甿隸宋食實封五等祇隆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均無世及之義至於有明斯為復古又非可同日論也

一列傳分合各有深意老子韓非同傳其明徵也漢書以蒯通伍被與江充息夫躬並列議者或以為非作史

三長所以必先學識也舊稿或有未審悉宜更定

一列傳詳畧初無定體然必其有關國故而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非若碑志家狀有美必書也蕭相國之定律受遺世家不録留侯世家亦云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録作者而知此義何至如宋史之冗蔓哉至於類傳尤當舉其重者以槩生平黄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農而列之循吏茍惠愛在民固不必官終守令也如況鍾陳本

深等雖列顯要亦宜收之循吏文苑則取其制作可傳者或關係一時風氣如前後七子袁宏道鍾惺之流畧爲論列流派否則不必濫收似未可以曹能始等輩之品題據爲定論也有明隱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跡隱心競豈所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列女節烈固不容泯沒然史傳與郡邑志乘不同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節烈何止千計登名志乘已足發潛德之幽光史傳則取其奇節炳著者垂示萬世行

露柏舟三百篇中存其一二足以觀矣豈以多為貴乎一舊稿止立儒林傳而不立道學傳見於前人之辨者詳矣但漢代儒林皆經師也其門人弟子守一家之學淵源甚明明初惟趙汸汪克寛胡居仁輩恪守簽學師承遠有端緒至大全行而經箋廢人習舉業無有所謂專門名家者間有說經如李本郝敬之徒則又多顯悖乎宋儒而名其異說非伏轅馬鄭之比其篤志力行無愧醇儒者薛文清一人而已王文成之良知彈射最衆

顧高講學依托門户者亦復不少竊謂文清無他事業自以儒學為重宜列儒林文成以功名顯顧高以風節稱則歸之大傳而門人附見焉稍示區别未知當否

一舊稿有姦臣傳例仿唐書亦楚人檮杌之義但所謂姦臣必其包藏禍心忮害良善毒宗社而自立門户者方足當之焦芳所托者劉瑾而崔呈秀則魏忠賢之腹心許顯純田爾耕其爪牙也竊謂焦芳宜附劉瑾傳崔許輩宜附魏忠賢傳以着同惡相濟之實且示夫失身

閹豎不得齒於鬚眉似非深文無容末減趙文華附之嚴嵩傳阮大鋮附之馬士英傳亦誅嚴首惡之義舊稿以周延儒温體仁合為單傳不入此類有佚罰矣移置姦臣傳中近與胡嚴為伍遠與杞檜同科質之公論未審以為何如

一神光以後蜀洛紛詉是非最為淆亂聞之先輩顧寧人有言曰兩造並存無多刪削令讀者自得其是非似亦通論但直作朝報又不合史法或者叙次之中稍存

軒輊而於論贊嚴別淄澠惟期商確允當以仰副

聖訓忠厚之旨庶為得之

一明代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再見彈擊大吏則共鯀比肩迹其事實初不盡然但取沽名頗傷直道至於末造一倡百和宮闈戚畹胥中浮言草野廟堂譁然四起正詩人蜩螗沸羹訛言孔將之謂亡國之言妖也此類若槩從刪削無以見當時情事存之不特無累文體亦非所以訓後世之為言官者竊謂宜於事之

有關係者節録數語存之有一事而數人並諫者擇其尤切當者存之或共論一事而命意各殊俱中情理者則並存之未知當否

一敘論評賛前史亦各不同元史則謂據事直書具文見意善惡自明不加論賛究之龍門諸賛多於傳外别出意義或標舉軼事或徵引舊文五代史論發明書法推究事端反覆咏歎意義深長范蔚宗自比過秦謂語無泛設雖近於誇要之史法不可缺也今應加論賛與

否統俟裁定

一紀傳敘事郡邑職官宜用本名不可改從古號及襲用俗稱如以南京為建業古號也以吏部為銓部俗稱也即有明一代前後廢置沿革亦時不同如未立應天府以前止可稱集慶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稱行省叅政臨文悉宜詳攷

一舊稿所據何書與他書相合與否宜一一查明根據令所分修擬稿所據某書叅用某說亦標明來歷用浮

簽粘之上方以便覆閲其他見互異應辨者别録辨論附呈總裁先生閲定以求至當

一本紀志傳體雖不同事本一貫必通徹參詳方可免牴牾複出之患若判然異趣謬誤必多但一人精神有限即臨文不苟安保無訛總裁先生機務殷繁止可總挈大綱别裁是否何暇覆案事實一一用心愚見應於纂修諸君内選學識深邃長於攷據者四五人專事討論凡修過史稿悉經參閲然後呈覽庶免舛錯

附辨說一條

或謂懿文太子建文嘗尊為興宗孝康皇帝宜用元史例與興獻帝合為一傳辨曰興宗睿宗皆尊稱之詞與身為帝者有異史亦從而宗之帝之名實紊矣然則與成祖之革除矛曰不與成祖之革除不待稱興宗而後著也即稱興宗又無以著成祖革除之實也紀建文而成祖之罪著矣罪成祖者不在於帝懿文太子也其生也太子其薨也以太子之禮正之曰太子得其實矣曰

宗曰帝者臣子之辭也即與成祖之革除也者後世之史氏亦必不從而宗之帝之也與獻王之稱宗入廟非禮也謂帝與宗而不與成祖之革除者是以帝與獻為與世宗之能孝也然則元史之傳睿宗裕宗也如之何曰此非所以正其名也定陶之稱帝也漢書傳曰共王而已盍仿乎班氏

讓谿說

休寧之西有二水一出大鄣山一出浙嶺至吾所居邨

則合流而東以達於錢塘故邨之名曰溪口循溪而東
七十里有水自發源北流而來會者其邨亦名溪口而
吾邨實居上游故又别之曰上溪口吾家之居於此二
百餘年矣吾一日遊於溪上見夫水之自大鄣來者其
流廣以深自浙嶺來者其流湍以激至其滙而為一則
廣以深者淵乎其若虛湍以激者泊乎其安流泫泫淪
淪弗知其源之非一也乃喟然曰廣者之弗讓也湍者
將弗平也湍者之弗讓也廣者將弗容也然則是谿其

善讓者歟於是自署曰讓溪或者曰子之鄉俗巳競矣而子顧以讓易上庸以是表豁之德歟其諸有意於明其義以懲俗歟余曰噫是吾志也雖然非吾力之所能及也鄉之人並谿而聚處齒盛而言哤其愚者習於競而弗知讓其黠者讓於貌而競於心富者介特以自恣而貧者尤而效焉俗之成也久矣以余之行不足以孚於衆而言不足以愧其心庸可冀夫俗之革歟抑川澤之秀鍾靈於人或有秉讓德而篤生以矯世厲鈍者俗

之革也其將在是吾為明其義以俟之

盆菊說

晨起童子持菊二本植以甕盎置之庭中數以水沃之視其枝翹然以達葉菁然以盛而蕚纍然羅也告余曰華可計日得矣薄暮視之葉漸萎翌日益萎越三日葉則盡萎而蕚乃稍吐然以視他本獨小益三之一耳其色黯淡憔悴見者訝之汪子曰嗟夫物之榮悴因乎候是其盛也候之將至也掘而鬻之易土而植之不得其

養而迄於萎也宜矣蔫之吐也固灌漑之勤實迫而致之乎抑特其餘氣乎又豈菊固自悼所遇終不甘淹然就萎雖力之不足亦稍吐露以自見乎藝菊者鬻以取錢幸而速售初不顧其萎也菊自萌蘖漸長幸不摧殘夭折以至於蔫遲之旬日其為花必不後於凡為菊者矣予獨悲夫藝菊者之不俟其時而速之萎也彼菊者雖於摧挫之餘蔪以自見而豈知其候固有不可强者耶雖然菊無知之物榮與萎命於人菊非能自主也予

獨悲夫人之不俟其學之成而速售以迄於萎也感之作盆菊說

四神祠

四神祠之名見於春明夢餘録以嘉靖十五年建而不詳何神徧查古今圖書集成羣神并道觀内皆無四神之目博古圖有漢四神鑑而所圖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按此即道家所稱四方之神仿於堯典之鳥火虛昴在郊祀從壇周天二十八宿之内祀之於義無取若謂

宮殿之神則門戶中霤見於七祀亦稱五祀其苑囿之神於古亦無所攷疑明肅皇帝時醮壇之餘未必確有經據仍其舊可耳

青精先生

皮日休詩注青精先生一則檢冊府元龜津逮秘書諸書俱無可攷道書經籙中亦無黄錦稾書名目惟太平御覽所採登真隱訣云太極真人昔以神身一首傳長里先生先生姓薛自號長里周武王時人也先生以傳

西域總真王君即金闕聖母之上宰也按飢飯方受西梁真人所傳時在大宛北谷又云太極真人青精飯方按彭祖傳云大宛有青精先生能一日九食亦能終歲不饑據此數條所云大宛北谷與皮日休詩注相合其所稱西梁真人似即西梁子文

王武子妻

四孝圖内有王武子妻一則考古今圖書集成内家範典之姑媳部閨媛部内之閨孝閨烈等部内徧閱並無

其人晉書王濟字武子其妻乃晉常山公主並無劄股

奉姑事

孔目

唐職官志集賢殿書院校書四人下有孔目官一人孔目之官始見於此宋史職官志秘書省有孔目官一人秘閣孔目官二人又鹽鐵度支户部三司有孔目院都監明史職官志翰林院孔目掌文移洪武十四年設至孔目名官之義無可攷按周禮宰夫八職一曰司掌官

法以治目一字之義或取諸此孔大也以其為治目之長故名爾耶

有藉無藉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有藉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以文為敬也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時其人則襲以質為敬也鄭注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是也繅藉有承玉繫玉二種皆承藉玉之義然詳

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縿屈縿又别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先儒多以垂縿為有藉屈縿為無藉非是

祔主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

公羊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祔奉而祔於祖廟左傳於祔始作之至練則祔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為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造木主立几

筵馬特别喪禮祭祀於寢不用之於宗廟也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卿大夫蒸甞祔於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也禮記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又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曰哀薦成事䟽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又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

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婦祔於祖姑 二條

曲臺禮云别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别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其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

方在位故皇后暫别立廟耳按此唐昭宗時太常博士殷盈孫議可為皇后先崩立主祔廟之據

宋史禮志太祖孝明孝惠二皇后乾德二年葬安陵皆祔於别廟又真宗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四月崩六月葬永熙陵之西北七月有司奉神主謁太廟祔享於昭憲皇后按昭憲杜太后乃太祖之母真宗祖母此禮所謂祔於祖姑者也

祭用香

謹按三代祭祀無上香之儀祭天燔柴則積柴實牲也焫蕭則用血膋實蕭也他如鬱鬯椒馨用之酒饌未有特用薰燎者古人鼎彝皆以供飲食至漢始有博山爐及都梁艾納沉檀諸香之名而郊祀志中俱無可攷惟隋書禮儀志載梁天監四年何佟之議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祀典用香可據者惟此

闕

桀爾雅別杙所在及長短之名云長者謂之閣又禮記內則篇大夫七十而有閣注云閣以長板為之庋食物也漢書刑法志文書盈於几閣三輔故事天祿石渠閣皆在大殿北以閣秘書近代殿閣之名本此今人於壁上置板承書籍自宋以來官署有架閣庫是矣又史記秦本紀周閣相屬司馬相如傳重坐曲閣皆宫館中閣道相通也後人凡樓觀之屬皆曰閣本此其在山岩為之以通行人者曰棧道亦曰閣道說文棧閣也廣雅釋

室篇亦曰棧閣也鄭康成注周禮勝國邑之社稷云若亳社是矣葢奄其上而棧其下攷其制度上覆以屋下藉以板也則凡以板藉地而平者今人謂之地平古人葢皆謂之閣或謂之棧矣今賈人積貯貨物之所猶曰棧旁有障蔽乃曰煖閣耳

地平

古稱御座法座御床御榻皆即坐處名之稽諸史冊原無地平之名惟漢劉熙釋名書內釋床篇有枰字似即

地平之名所緣起而榻登謂施之大床之前所以登床其為地平無疑又或作⿰王𦐇璒康熙字典毾字亦引釋名為證似是以細氊施於地平猶王吉所謂廣廈之中細氊之上耳又漢書史丹傳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注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此亦在床前益地平之類而又專以所施之席為名正同⿰王𦐇鐙皆不得為地平確名似應採釋名枰字仍以地枰為名

急就篇皇象碑章數

急就篇以六十三字為一章不論句韻文理葢其文本屬一篇特取便小學傳誦習寫是以强分為三十四章耳即如古書中亦有因卷帙繁重分為上下篇者不必盡關文義也皇象碑未見刻本今所傳者惟唐顔師古宋王應麟兩家注釋津逮秘書及玉海中刻本分章處皆與臨本相合其為古人之舊無疑

松泉集卷二十